

八 劫 高 甲 戏

香 飄 四 季

(根据陈残云同名小说改编)

廣州高甲劇團

—— 1 ——
水原野四季 “吟次”

- 第一坊 { 度难关，父老登门追借款；
脱穷帽，英雄立志战蛇窝。
- 第二坊 { 茶楼论婚，细娇慕富险受骗，
江船饯送，何津复员返家乡。
- 第三坊 { 斗蛇窝，水乡儿女鼓干劲；
争堵口，许氏姑嫂显威风。
- 第四坊 { 河边遇美，香港骗子空垂三尺涎；
倾囊投资，复员军人爱社一片心。
- 第五坊 { 运化肥，芭蕉林边斗暴雨；
赠发夹，相思树下倾深被。
- 第六坊 { 盗蔗杉，阶级敌人再破坏；
嫁骗子，虚荣小旦竟上钩。
- 第七坊 { 悔失足，细娇痛断夫妻缘；
挟迷踪，坏蛋大摆狗肉宴。
- 第八坊 { 全面丰收，迎接公社成立；
层层胜利，向着太阳前进。



人 物 表

- | | |
|-------|-------------------------|
| 许火照 | 男， 29 岁，东涌农业社主任兼总支书。 |
| 许凤英 | 女， 23 岁，火照妹，第三生产队副队长。 |
| 叶肖容 | 女， 26 岁，火照妻。 |
| 何桂珍 | 女， 26 岁，妇女主任，绰号“胖大姐”。 |
| 何 津 | 男， 20 多岁，复员军人，民兵队长。 |
| 徐炳华 | 男， 34 岁，财经主任，绰号“惜华”。 |
| 许老泰 | 男， 60 多岁，老贫农。 |
| 许细娇 | 女， 21 岁，绰号“小旦”。 |
| 许三财 | 男， 50 岁，富裕中农，细娇之父。 |
| 徐金贵 | 男， 50 多岁，富农资本家，“泉香居”老板。 |
| 徐 宝 | 男， 20 多岁，金贵之侄，香港骗子。 |
| 徐阿叔 | 男， 20 多岁，傻子，金贵之子。 |
| 何 海 | 男， 30 多岁，绰号“臭头海”，二流子。 |
| 徐二奶 | 女， 30 多岁，反动军官姨太太。 |
| 陈阿秀 | 女， 20 多岁，寡妇。 |
| 社员甲、乙 | 男女青年、群众、民兵若干人。 |

第一坊

度难关，父老登门追借款；
脱穷帽，英雄立志战蛇窝。

时 间：1958年元旦后数日。

布 景：东涌村边，小河环绕，木桥横跨，路旁有株相思树，对过是社委会房子的一角，河水悠悠，炊烟缕缕。

人 物：许三财、徐金贵、徐二奶、何海、许细娇、许凤英、徐炳华、许老泰、陈阿秀、徐阿叔、何桂珍、社员甲、乙等。

〔幕开，许三财上。〕

许三财：（唱）只因自发跑几程，
挨了辩论胆犹惊。
日来另有好打算，
覓女回家计议行。

女儿，细娇，细娇……

〔徐金贵上。〕

徐金贵：三财老哥……

许三财：金贵老板，啥事？

徐金贵：老财，这几日怎不到我的“泉香居”饮茶？

许三财：饮茶？——无钱啦！

徐金贵：无钱？嘿……连你老财也这样说，难怪我茶馆生意如此清淡。

许三财：老板，你可有见我那细娇女儿？

徐金贵：惹细娇么，跟凤英去田里。

许三财：啊！又跟着凤英？！

徐金贵：是啊，一个娇滴滴乖顺顺的小旦女儿，让她整天跟着那个野姑娘，也会把她教坏！

许三财：哪个野姑娘？

徐金贵：就是我那永不过门的媳妇！

许三财：啊，许凤英！……

徐金贵：三财哥啊！

（唱）好花春可插田中，

好女何堪留男乡
何不带她广州去？

許三財：去做什么？

徐金贵：（唱）找一佳婿好依傍！

許三財：哎呀！低声，低声……

（唱）一言说破我心肠！

徐金贵：（唱）你若有心咱好商量！

〔徐二奶暗上。〕

徐二奶：（拍三财肩膀）老财啊！

（唱）觅佳婿、向外方，

有香港客更堂皇。

許三財：哦！是徐姨太太……

徐二奶：煞！不可太太长太太短，害我去令清扩架！

許三財：哦，是二奶，你卑官丈夫在香港，自然都想香港。

徐金贵：二奶，这几日那无去我“泉春居”？

徐二奶：老板啊！整日积肥无闲，工分未算无钱。这时想要共你
睇一下！

徐金贵：要睇做你求，你是多年好主顾，尽可方便！

〔何海上。〕

何海：（急接看）是々，方便方便，老板慷慨豪爽，尽可方便，
我也刚要去交关交关！

徐金贵：无々，甚是你真头海，账欠一大堆，今后就现钱交易，
睇欠免言！

何海：睇是睇定了，才共惜华领来还你。——听说社内有钱！

徐金贵：社内有钱？社司都这么方，哪官老不就损心不啷？

徐二奶：有钱？有钱就来去领几文来干。

徐金贵：无々，无可领就借，老财你也管去借多少，为你女儿打
扮一下。

徐二奶：来去！

何海：急行！

〔許三财以为踏踏下，何海，徐二奶父下。〕

徐金贵：哈！要去领钱要招更多的人去，才会拿稳。

何海：是々，果然金贵老板你这军师有办法，我不去捉！

徐金贵：像老贫叔许老泰，寡妇陈阿秀等々，让他俩带头说活才有力。

徐二奶：横直借无是处熬得，老板，你也看来帮站脚！

徐金贵：才着々！

〔何海、徐二奶下，徐金贵由一方下〕

〔许凤英、许细娇荷锄上。〕

许凤英：（唱） 田间去积肥，

许细娇：（唱） 日暮荷锄归。

许凤英：细娇啊！

（唱） 你看河水清见底。

许细娇：凤英姐啊！

（唱） 你我同来将脚洗。

许凤英：好！（放下锄头，拉细娇同坐桥头洗脚）

许细娇：来，来洗！

许凤英：（边洗边说）哈哈，你看我这双脚又粗又硬，已经炼成铁脚，荆棘石砾都敢踩穿过去！

许细娇：（翘起一双白净净的脚）凤英姐，你看这^双脚可穿得起皮鞋吗？

许凤英：（奇怪地）噢，为什么你想到穿皮鞋？

许细娇：爸要带我去广州探亲，无穿皮鞋那会度得啊！

许凤英：你爸有钱，共你买一双皮鞋有啥为难？就使她不穿，你的工分钱若领来，不也可买几双啊！

许细娇：听说社内一身债，工分钱又是叠饼充饥，咱乡方是注定的咯，你看，咱在这搭还有什么指望！

许凤英：细娇，我看你不是想穿皮鞋，而是贪慕广州的繁华！

许细娇：（偏着头，低声）不……（一顿又微笑）凤英姐！

（唱） 一穷二白推东涌，

人說他会百代穷。

俗語說——

“有兒莫作种田汉，
有女莫嫁东涌郎！”

咱乡只配做阿男乡，
你不見姑娘都外向——
妇女主任阿桂珍，
也嫁西涌富社长！

风英姐——

你要找一当兵婿，
广州多火單官你也搭配上。

许凤英：胡说，就苦咱乡穷到无饭可食，我也不离开！

许细娇：不离开？你那吐俊阿！

许凤英：细娇，你错了！

（唱） 谁说姑娘都外向，
有志女子爱东涌。
西涌美女叶尚寒，
偏共我哥结成双。
桂珍姐虽嫁西涌，
长年工作咱乡中。

（站起来）我火照哥说得好！

人穷乡穷国家穷，
非是天生如此样。
只要大家会争气，
穷往何难变富乡。

细娇啊！你——

千万莫学你爹思想，
看不起咱的好家乡！

许细娇：（跟着站起，掠去头发）风英姐，我说错赢你，时间不早，我要回家了！（笑着下）

许凤英：细娇……（看她已去，把锄头丢下，急为拾起连自己的——併拿起放在肩上，大踏步下）

〔徐炳华从社委会出来。〕

徐炳华：（唱） 东涌社穷人也穷，
穷貌何时得变更！
人说穷家无好当，

偏叫我搞半管财经，
对西西涌日子过得真欢腾，
看我东涌时光真是好难撑。
一水之隔天地别，
一富一穷难比主。
身坐办公室如坐针氈，
催债电话整日闹不停。
索性所有电话都不，
走出來做一个临时逃兵。

〔何海、许三财、徐二奶、许老泰、社员甲、乙等拥上。
截住徐炳华去路。〕

许老泰：炳华……

何海：财经主任！

许三财：华侄！

徐炳华：您要啥事？

众人：领钱！

徐炳华：领钱？……

何海：我连剃头钱都无，你知不？

徐炳华：臭头婆，你无半枝头毛，剃啥头？

许三财：我要共女儿买一双皮鞋都无钱……

徐炳华：无钱？老财，你家底厚，又爱走自发，还在叫穷，我还想向你借哩。

许老泰：佢无走自发，腊月寒冬，我……

社员甲：车兜带到咯啊！……

社员乙：我喊讲物配都着靠社啊！

〔徐金贵暗上。〕

徐二奶：我连做茶食卖心都无钱咯！

徐金贵：是啊是啊，大家无钱，我这公私合营的“泉香居”茶馆恐怕要关门大吉了！

〔徐凤英暗上。〕

徐凤英：关门就关门，啥人不知去你“泉香居”是什么人？啥人不知你茶馆是在搞什么鬼啊！

徐金贵：哎哟，凤英姑娘说话着有根有据……

许凤英：根有据！去你那里的人，（指二奶）不是不发劳动反动军官姨太太，（又指何海）要^不做二流子，要不就是地主徐光祖……

徐金贵：不可乱说，二奶和真头渣是有去交关的，可徐光祖……
（候子徐阿权急急上。）

徐阿权：（对徐金贵）阿爸，光祖伯公在店内等你……

徐金贵：你母……（打阿权一巴掌，狼狽而下）

徐阿权：（抚着嘴腮，歪脸向着凤英）噙々，凤英妹々，年兜拱到，咱着来“合房做大人”……

许凤英：去死！（追打阿权）

徐阿权：（边逃边说）哎哟！还来过门，就要打丈夫啊！（逃下）

众 人：（大笑）……

徐二奶：金权还真多伎！……

许凤英：徐姨太太，啼巴乾淨矣，哼，你出工造内房，借钱打冲修！

徐二奶：哦，哦……从我身上出气。

许凤英：惜华，桂珍大姐呢？

徐炳华：她不是到西涌找那社长丈夫还没回来吗？

许凤英：听说回来了，我去接她！（下）

何 海：妇女主任回来一串连，恐怕凤英和一些姑娘都要跟着走咯！

徐二奶：谁个好女子愿意在这糕受苦！

徐炳华：你们说什么鬼话？

（大家略静一下。）

陈阿秀：华叔，我，我和那幼儿都有……病！

徐炳华：哎！我都知道，可社内实在……

何 海：无钱？工分账会计说已^已其好了！

众 人：算好就该分发了！

徐炳华：诸位乡亲啊！

（唱） 工分账是已其清，
每日是五角有零。

许老泰：也算然少！

许三财：人家西湖每个工分日是一元八角多！

徐炳华：只是，只是……

何海：只是怎样？

徐炳华：（唱）只是咱的债务一大串。

众 人：债务？

徐炳华：是啊！好比农械厂、造船厂、肥料公司的欠款，银行、信用社的借款，粉厂、出口公司的预付款，……此外，还欠西湖社五千元，欠两年来社员的结余款六千多元……

（唱）这样算来半文都分不成！

社员乙：惜华，我知你去领钱来了，你兑官僚。

社员甲：领钱来不发，是要饱私囊是不？

徐炳华：（一想）好好，这条钱是国家的，若真正困难的，就打借条来！

众 人：好！

（许火照剃光头穿麻蓑衣从社委办公室出来。）

许火照：且慢着！

（众人静了一下。）

众 人：总支书……
社主任

许火照：（冷静地）惜华，领来的钱，不可借出去！

众 人：怎么样？

许火照：这是国家支援咱搞蛇窝水利的！

众 人：蛇窝？

何海：要去蛇窝捉蛇吗？

徐二奶：蛇窝搞好，也是一样穷！

社员甲：搞七八年了，蛇窝还是一片烂田！

社员乙：着先顾眼前要紧，不如多搞些副业。

许火照：不！——不可！

（唱）粮食是国家的命根，

国家的任务要先完成！

无错！

咱是社穷人又众，
都被蛇窝象拖方。
现在国家大跃进，
只要大家加把劲，
齐把蛇窝来改好，
百亩良田眼前呈，
从此生产有了保证，
闹过方关大家庆幸！

许老泰：你要怎样做？

许火照：简单说来就是：疏河开渠，整理排灌，蓄洪防咸、修理水闸。

（吟）蛇窝咸酸薰锅底，
日晒潮来草木死。
堵断咸潮诸河道，
引进淡水开沟渠，
洗尽酸壤堆绿肥，
改好土壤成肥地，
苦战三年变富社，
建成幸福万代基。

许老泰：哈，火照侄儿说的都是，搞华你哪不早说哩？

社员甲：若早说，我也不来找你借咯！

许三财：（想着又不敢说）我……（溜下）

〔何海摸着头袋下，徐二奶也溜下。余人正欲随下。〕

许火照：（叫住他）众位乡亲，话虽如此，社是咱大家的，一些确有困难的社员，社怎么穷也要尽量照顾。

众人：（止步）唔！

徐炳华：照顾，钱呢？

许火照：将借款稍为拖一拖，公积金少扣一些，多分实现款给大家，让大家高高兴兴地过春节，这个打算刚才电话向区书记请示过咯！

徐炳华：（高兴地）好呵，粮站的谷款收到就分。

社员乙：还是火照想得周到！（下）

〔许老泰与陈阿秀正欲下。〕

许火照：（叫住他俩）老泰叔、阿秀！（急从口袋掏出一块钱，也示意炳华）炳华……（炳华也掏出些钱给他，追上，把一部分钱塞给老泰）总困难大，先借去用。

许老泰：（感动地摇头）不，给阿秀……

许火照：阿秀也有！

陈阿秀：（一想，摇头）不，给蛇窝……

〔火照难受而又激动地目送陈阿秀下，许老泰也欲下。〕

许火照：（叫住老泰）老泰叔，你留一步！（老泰止步）

徐炳华：火照，我总觉得蛇窝不好搞！

许火照：为什么？

徐炳华：咱的社员过节得到解决，可欠西涌社那大笔的钱，人家也是要过节分给社员的啊！

许火照：唔，是啊！西涌社借钱给咱的时原是这样说，过节不能不还！

许老泰：我看该还就还，宁可自己困难，不可给人多说话！

徐炳华：可是眼前困难无解决，蛇窝要搞是无容易啊！

许火照：唔……

〔许凤英拥着从夫家回来的何桂珍上。〕

许凤英：哥々，桂珍姐回来了！

许火照：桂珍！

徐炳华：咱的妇女主任回来了！

何桂珍：回来了！火照哥，老泰伯、炳华……

许凤英：可有人说你不来了！

何桂珍：不来？咱的东西怎么不来？东西不变富社我永远不开！

许老泰：怎么不过年就求？

何桂珍：过年也要在我的娘家过。可我不也有任务的……

徐炳华：是不是求丰连一些人？

何桂珍：是带不一项礼物，我的爱人叶浩社长说，听说咱要搞蛇窝，需要什么，西涌社定要尽力支援。欠佃社内的钱不要紧，等咱搞好蛇窝得了丰收再还！

众人：啊！真是咱的好邻居！

徐炳华：真好一阵的及时雨！

许老泰：桂珍一来，我是更有信心了！

徐炳华：可我对蛇窝还有些顾虑，历代祖先都不敢去动它，这样是冒险，堵河不容易，搞不好会死人……

许火照：惜华倒添腿脚婆娘怕起水来！

徐炳华：我发誓，不是我怕水，我是说咱社走自友多，二流子多，地富老爷又跟咱唱对台戏，我怕搞不成，人人又要追香向我借钱！

许火照：（有向地）不搞蛇窝就没有人向你借钱吗？

许老泰：我老头不保守，倒轮到你再保守！

徐炳华：不是你守，眼看春耕到时，劳动力要怎么分配！

许老泰：这却是真的，搞蛇窝的劳动力要怎么安排啊？

许火照：搞蛇窝孤寡^男这批积极分子当然是无约的，必须学会发动群众，特别是动员家庭妇女走出家庭！

许凤英：家庭妇女走出家庭！

许老泰：也只有这步棋，桂珍，你这妇女主任要果发挥大作用咯！

何桂珍：好！自土改到现在，妇女敢是有过落后？

许火照：是啊，咱社妇女从来是当先响的，像桂珍、凤英……

许凤英：哥，还有我肖容嫂呢！

许火照：是啊，连我爱人肖容，是咱乡第一批先进妇女，可是现在她却是个闷葫芦！

何桂珍：现在她也该张开了，你不该拉后腿！

许老泰：是啊，群众对这类真有意愿，火照，要动员家庭妇女，总婆子不出来，要叫谁出来啊？

许凤英：是啊，这个都看你啊！

何桂珍：是啊，总肖容若不出来，我这妇女主任就免当咯！火照，你着负责！

许火照：负责？好，蛇窝一定要搞，明日我就亲自去广州买筑堤的水泥，桂珍，你弟何津复员，拍电报说近日将由广州回来，你此去广州顺便接他……

许凤英：那我……

许火照：你也同去，还有惜华，开见他们。

老泰：家内的事？

火照：今晚就开社务会议，主要发动群众大搞蛇窝，特别是家庭妇女，那您就去分头通知。

许凤英：我通知党团员。

老泰：我即时通知贫下中农代表。

桂珍：佢妇女代表，但也要托重火照啊！

火照：好啊！

〔许凤英、桂珍、老泰分下。〕

〔叶肖容内声：“火照，火照！”〕

火照：她来啦，我正要找她哩！

〔叶肖容怀抱婴孩喊上。〕

叶肖容：火照！

火照：肖容？

叶肖容：咄晏咯！您兄妹还不回去食，妈啊叹气，我才刁工来叫！

火照：你食未？

叶肖容：佢食咯，总无咁人等您煮免食？

火照：桂珍回来你知不？

叶肖容：知啊！阿妹个外婆又再寄真多糕来共个兄妹做节。着。

（取出块年糕）惊你晏食会供，先美心唔！

火照：（接过、吃着）现在她寄来给咱，以后佢就可寄去给她！

叶肖容：好听，五年来哪一年年糕不是我妈送来的？

火照：咱的蛇窝搞好，逢年过节都要共你妈送节礼。

叶肖容：蛇窝？等何时？

火照：就从现在开始，我一半日就要去广州买筑堤水泥，现在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了！

叶肖容：（婴孩哭，拍着）只欠东风？

火照：（接过婴孩）是，只欠劳动力？

叶肖容：唔！……

火照：要搞蛇窝，赶在春耕之前，才不误农时，这样就更要加一倍的劳动力，才能得完成！

叶肖容：（笑）劳动力，才咁阿妹个去！

火照：是啊，就是要动员阿妹个的母亲出来。

叶肖容：阿妹个叔来？

许火照：（从票夹取出一张照片）你看！

叶肖容：什么？（看）唔，是我佢挂珍凤英合照的相片，你要割啥？

许火照：无错，这是您三人合照的，佢两个要同去广州，顺便要将这张放大。

叶肖容：佢两个还是这样孩子气！

许火照：何容啊！

（唱） 土改这劲热烘烘，
惹二位姓很多威风。
大家呼您三玫瑰，
是全县的女先锋。

叶肖容：（看着照片，追憶地）是呀——

（唱） 照片依稀我几全忘，
提起前情重放光芒。
记当时——

许火照：（唱） 我在台上当众诉苦，

叶肖容：（唱） 我在台下泪落心伤。

许火照：（唱） 我带头来斗倒地霸，

叶肖容：（唱） 我是“好女”连声叫嚷！

许火照：（唱） 你工作积极入了团，

叶肖容：（唱） 你帮助我学习向上。

记得有一次！（抹去照片，望火照一眼）

你跳进河里为我捞起衣裳！

许火照：还有——

（唱） 我去你家你将汤圆敬奉！

西 人：（唱） 从此后，两成长！

叶肖容：（唱） 全乡劳模不弃小家娘，

许火照：（唱） 西湖美女下嫁东涌郎！

西 人：（唱） 历五载，好时光，

叶肖容：（唱） 你全心全意为工作！

许火照：（唱） 你，你……

〔忽婴孩啼哭、撒尿，肖容急抱起。〕

叶肖容：我啊！

（唱）我被婴仔拖得铤转动！

许火照：有婴仔的不止你一人，无你多带几个，好不？

叶肖容：两个都要磨死咯，还可多带几个？

许火照：全社妇女要走出家庭，社内要办托儿组，你来领头，给别人妇女也来个大跃进。

叶肖容：（披巾垂下头发，摇摇头）这顶零零碎碎的事，我才不敢唔！

许火照：无就将咱的婴仔交给托儿组，你去生产队内。

叶肖容：家务呢？

许火照：妈啊料理。

叶肖容：她无骂就好，还管你？

许火照：你放心，我会说服她！

〔何桂珍、许凤英暗上。〕

叶肖容：好！可是……

许火照：可是怎样？

叶肖容：咱着立一个夫妻公约。

许火照：（愕然地）什么公约？

叶肖容：（低声）以后不可再有婴仔咯！

许火照：（含笑、搔耳）这……这……

叶肖容：是你落后还是我落后？

许火照：（卖头）好，答应，都无落后！（就势靠拢肖容）

〔桂珍、凤英发出一串笑声。〕

叶肖容：（起立）都是恁两个鬼！

何桂珍：好了，明仔召开全社妇女群众大会，让叶肖容同志去做动员报告。

叶肖容：（打她）胖大姐！……

许凤英：哦，家庭主任还动粗！

叶肖容：尖嘴小姑！

众人：（齐笑）哈哈！

—— 布急下

第二坊

茶樓論婚，細妹慕富險受騙；
江邊邂逅，何津復員返家鄉。

時間：數日後。

布景：廣州河面，船艇交織，大沙頭岸邊，停着一只插着“東涌高級農業社”小紅旗的船。

人物：許三財、何洛、徐金貴、徐二奶、徐阿叔、許大照、徐炳華、何桂珍、許風英、何津、許細妹、社員甲、乙。

（二幕外，許三財穿着新衣上。

許三財：（吟）帶女踏上廣州城。

此行豈僅探親世！

（徐金貴上。

徐金貴：老財，榮茂老板在廣州是吃得開的，你帶你^的侄女兒去，能結上親戚最好，要不然也可結個“賬財”，將來你、他……（摸出一信交他）

許三財：哦！（遲疑地接了信，放入衣袋）

（徐二奶趨着腰晉上。

徐二奶：（喘急地）哎！哎哟！……

徐金貴：“活觀音”你是怎樣？

徐二奶：還在“活觀音”，蛇窩搞起來，再拖去勞改。“活觀音”要改做“烏玄坛”了。（摸一摸臉頰）你看我年未三十五，恰似五十三。見得老財的小黑女兒，想起我从前。

許三財：你的軍官丈夫在香港，你有好門路，在這搵食苦是終久的。

徐二奶：若說香港，金貴老板比我更有門路。

徐金貴：你是說我阿宝侄兒最近要回來是不？

徐二奶：是啊，說是要回來求親的？

徐金貴：正是要求親。

徐二奶：說實的，老財，到時你女兒去廣州若看不上眼，我才來做一個順水媒人。

許三財：（默然）……